

韓一青註釋

孫子兵法十三篇

大東書局印行

岳武穆滿江紅詞

怒髮衝冠，憑闌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MB
282.25
9



3 1763 7953 9

孫子十三篇淺釋序

孫子十三篇，是我國古時用兵行師最完善的一部兵經。歷代大將雖大家傑，

用他一言半語，拿來作爲遣兵調將的準繩，就可建豐功而立大名，令試舉稱個最顯的例子：

一、韓信的百戰百勝 韓信熟讀孫子，他用兵純是用的奇兵。漢高祖他爲大將，他就出軍巴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一戰遂佔有三秦。他的暗渡陳倉，就是用的奇兵。接連奉命伐魏，他又陳兵臨晉，揚言說：由那裏進攻，他却另出，遂以木罌渡軍，一戰遂把魏國滅掉。後來取趙，勝齊，戰敗項王，沒有一次不是用的奇兵。他怎麼專會用奇兵呢？因爲他採用孫子的一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的緣故所以才百戰百勝了。

二、岳武穆的百戰百勝 岳武穆自涉身行伍，一生也和韓信一般，沒有打過一次敗仗，臨城之勝，朱仙鎮之勝，都是以數百人戰勝了金兀朮十萬大兵。敵人常說

貨』，的地步。已經踏入了孫子所說的『諸侯乘其弊』的危機。簡單說來，敵人確已自陷于孫子所稱的『挂形』的境地。真所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墮了『陷而不墜，懸以逸』的地步了。

我們讀了這一段名論，就可認識孫子真是用兵行師最完善的書了。

現在佈戰雖稍古時不同，刀劍戈矛，改換為飛機大炮。可是用兵的原理原則，仍舊是古不變的。即如智、信、仁、勇、嚴，五字，當將官者，能須臾把他離開嗎？又如『戰戰之貴』、『孤速』、『運動戰』、『奇』、『游擊戰』、『避繁趨虛』、『不戰而把他的理由都』，『再加以開發』、『善義漸用』，和如『合作』、『感化』、『莫大對動』。

我雖這本被日本侵略，不惟要佔我國土，還要滅我人民。設不一心一德，擁護領袖，和他拚命到底，萬一被他戰勝，就想當亡國奴，也是當不成的。所以『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人人都當抱此決心，人人都當充任鬥士。可是軍事知識，也當人人具備，才可和敵人疆場相見。因取孫子十三篇加以淺釋，聊作大家研究的幫助。

二八，九，一五，韓一青序于西安

孫子淺釋

孫子名武，春秋時吳國人。以兵法十三篇獻給吳王闔閭，王任他爲將，統軍伐楚大勝，幾乎把楚國滅了。後來棄官隱居，不知所終，相傳孫臏就是他的後代子孫。

始計篇第一

用兵的道理，必須先將計劃規定好，然後出兵。計劃也就是戰略。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孫子說：國家的安危在兵戎，所以講武練兵是國家的急務。孔子說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是這個意思。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都以兵的強弱而定。兵強就人生國存，兵弱就人死國滅，所以應當加以考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

道者令
民與上
同意
仁勇嚴
智信

一，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就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經是經度，較是較量，索是搜索，情是情狀。兵既那樣有關係，如今天道和天地將法五個條件，來搜索敵我情狀。

道是說國家爲保國保民，不得已才去作戰，老百姓和政府當立一道戰綫，自然去赴國難，慷慨殺敵，就是犧牲性命也是不怕的。天？是說用兵須法天運，相那剛柔明暗的陰陽，冷熱冬夏的寒暑，調遣軍隊都要順着時節去辦理的。

地，是說用兵應先知地形，知道地的遠近，易，廣狹，好去分配隊伍。或守或攻，都可豫爲佈置。將？是說帶兵的將帥。智是謀略。岳武穆說謀定而後戰，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信是號令一致，賞罰分明仁是愛人憫物，秋毫無犯，並能和士卒共甘苦。勇是決勝乘勢，果斷不懼。嚴是服強齊衆，不可違犯。智信仁勇嚴，都是當大將的必須具備的要素。法是說部曲制度官爵，道路主掌用費的各種應守的法則。凡這五者，當將帥的，都知道了，打仗一定可以打勝。如不知道，就要打敗仗了，這就是校量搜索敵我情狀的辦法。

主孰有道，就是問敵我誰會得人心，將孰有能，就是問敵我雙方將帥誰有智能。天地孰得，就是問敵我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就是問敵我誰的號令嚴明，執法不阿。兵衆孰強，就是問敵我誰的兵衆強盛。士卒孰練，就是問敵我的士卒誰是驅車人去戰，誰是訓練有素。賞罰孰明，就是問敵我誰能賞善罰惡，分明無私。拿這幾條去較量就可豫先知道敵我誰勝誰敗了。如用我的計劃，必然戰勝，我就留到吳國。不聽我的計劃，必然戰敗，我就要遠去他國了，

勢者因利而制之，兵家可先傳勝不

這是孫武拿這話去感動吳王的。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針。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大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敵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計劃雖然完備，更須更求兵勢。用他在勒石軍中，兵勢不能驟先看見，那機遇變把他制爲權謀。去打敵敵。亂軍是敵軍。若近敵法，必敵敵外。用兵，輒地是個意思。相鄰擊枝，浪柴燭燈，以絲織爲營，而由軍火，并織，士難陰囊紗羅，都是行軍的範圍，能而示之不能，就是看外面裝，外面裝外面裝法，李放戰敗匈奴，和奉句辦法，相論用而示之不用，就是看外面裝，外面裝着書的様子。近知意之薄，就是想在近處，使敵於近處，用也。

疲勞敵人

去的樣子，像晝候假道于虜以伐號的故事遠而示之近，就是在蓬處襲擊敵人，外面露出近攻的樣子。像韓信把兵陳到臨晉，他反由夏陽淺軍的故事。利而誘之，是拿利去引誘敵人。亂而取之，是敵和混亂，就把他攻下。實而備之，是敵人雖未發動，可是完成攻擊力量，我方須準備來擊。強而避之，是敵方士卒銳盛，當躲避不和便交鋒。怒而撓之是設法激起敵怒，使他志氣皆感然後去撓亂他。有人執宛春以怒楚，卑而撓之，是外示卑弱，使敵驕傲，像凱未爾和希臘軍戰，先把精銳埋伏國都昂哥拉附近，一面派老弱去迎敵，迭戰迭敗，養起敵人的驕氣。趕敵人暮氣深沉，誤陷陣裏，遂一戰成功。

佚而勞之，是敵安佚設法不叫他安佚。往時吳伐楚，公子光向伍子胥問計，子胥說：可爲三師去疲勞他，我一師到，敵必全衆出來，敵出我就歸來。數數照這樣去疲勞他，然後用三師去攻擊他，必可大勝，楚遂大困。現在倭奴恃其強之部隊，佔我多省，我們正當根據吳攻楚的辦法，去疲勞他。等敵力竭，再與之決戰，最後勝利，必然屬我啊！

親而離之，離是離間，像奏遣反間欺哄趙君，使不用廉頗改任趙奢的兒子，遂演成長平的敗仗。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就是擊其懈怠，出其空虛。現在倭奴利用新式武器來侵凌我們，譬如旁蟹，舞動雙螯，或錯入下。要是人從後方把他拿起，雖舞雙螯，有何用呢？今和倭奴戰，就仿如以旁蟹的方法，下和他正式對壘。要選用斜擊，側擊，繞擊，突擊，襲擊等戰術，去打敗他。這都是兵家勝敵的妙訣，不能豫先傳給人的。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古人與師必在廟算。戰，授以成算。然後道出。所以說他是廟算。成算也就是策略。未戰廟算勝，就是策略比敵高。未戰廟算不勝，就是策略不如敵。多算勝，少算，主勝，少算，主敗。要是一點策略也無，那只有二敗塗地。從此就可以知道誰勝誰敗的法門了。

作戰篇第二

和敵作戰，軍費繁多，要是與師過久，必然致敗，應當特別注意的。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賈貝

馳車是輕車。一車套四馬爲駟。革車是重車，千乘是一千輛車，帶甲是士身帶甲冑。饋糧是輸送糧餉。凡用兵之法，要是帶甲十萬，越境千里去送糧餉，那麼國內國外的費用，諸侯交聘派來的賓客，修繕器械所需膠漆的材料，車甲的準備，一天就得化去千金，然後十萬的師才會舉起。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鎡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

，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一天的費用既那樣多，所以作戰就是可以戰勝。但戰期過久，兵士要鈍弊，銳氣要挫折。那時令兵士攻城，他的力量必要屈竭的。久暴師露衆，國家的供給也要接濟不上的。到了兵銳銳挫，力屈貨殫，敗徵一出，旁國的諸侯就要乘你的疲憊，來攻伐你的。到這時候雖有智謀的將士，也沒法去辦善後了。所以用兵雖拙，總以速速解決爲上。沒有看到老師費財算是巧妙的。兵久能利國家，是沒有的事。所以不知用兵的害，也必不知用兵的利，這是一定的道理。

倭奴是以工業立國，農產物不夠費用，素日仰賴鄰邦的接濟，所以侵略我國根據孫子拙速之訓，抱定速戰速決的方略，想逼我決戰，一舉而摧毀我主力。我委座洞識奸謀，於是宣布持久抗戰的國策來打破敵人的詭計。遂使敵人陷入泥淖，進退兩難，不久必鬧饑荒，以前戰爭，是人力的戰爭，如今已經變成物力的戰爭了。誰的經濟能支持永久，誰就得到最後勝利。只要國人精誠團結，擁護領袖，實行持久抗戰，打倒倭寇，必可實現。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善用兵者，只出兵役一次，就可勝敵，不用再徵發民衆，糧餉輾送兩次，就可以了。載是載逆，糧不三載。就是運輸不必到三次以後糧食就可取給敵國，所以軍食是常充足的。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遠輸是運輸軍器軍餉到遠處，遠遠必耗財物，道路長，國貧而百姓也跟着貧了。接近軍隊的地方，人數驟增，物價飛漲，初雖獲利，終仍力疲資竭。丘役是按丘田出賦役。財力殫竭，自必增加丘役。原野的民家產內耗，揣度他們

智將
勝敵而
益強

所費的當十去其七。破車是車破壞了。罷和疲通。丘牛是丘邑的牛。大車是長轂的車。十去其六，就是十分耗去六分，久戰就有這樣的厲害。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藎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智謀的將，務就食於敵，減輕本國的供給。六斛四斗爲鍾。當交通不便的時候，計算千里轉運，二十鍾糧食，運到地點至多能運去一鍾，所以說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了。意是豆餅，秆是不葉的秆。一石一百二十斤。

士兵勇于殺敵，在乎當將帥者激發起他的怒心。蒙田單守即墨，使燕人殺降掘墓，即墨人望見涕泣，爭願出戰，怒自十倍。現在宣傳倭奴的獸行，也是激起同仇的意思。貨是財，官兵敢冒白刃，當矢石，樂于進戰的原因，都是爲屬實的心所引起的。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是這個道理。

之將兵
之司命

全用兵
國為

我們使軍隊車才輔，自然是不卒用命。所得到的美譽。人必多，其能亦積一
個。我們可也應賞給其光登的人，以作鼓勵。然後把軍法中的教條法改換成
我們所應有的，把那車才輔到我們軍裏邊採用，將降處加以訓練，以和維持，把軍
的思想改換，使樂為我用。這就是斷斷的勝敵。
散兵貴勝，不貴次。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也。

所以用兵以速勝為貴，最怕久戰。因為久戰就要師老財盡，發生變故了。
之斯與知兵者，簡重是民的司命。國家的安危，全繫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十議攻策篇第五

當百二十

在廟堂計策安謐，軍器軍糧都備完好，就可以再進一步，去謀議進攻了。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擒旅為上，破旅次之，擒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

而屈人
不戰

歸止，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
隨破縛者之善者也。不若陣前設之，姑小之望，六端之終
此之五焉。夫後端如鼠竄無天，敵人當相傳舉國夾除，最用兵之警難法。和敵及
人善圖而謀敵軍，敵亦服服。解於我等，司馬法其說。其善有五，人爲戰，藉
降敵軍，其軍沒有出佩死傷六廟五等。古時五百人爲一旅，旅有五，五
廣遠其兵，傷敵軍即人以下五人以上。和敵作戰就是百戰百勝，但須殺人，並非
完善，至善者大國對弱國，弱國對強國，那才完善。

伐謀
上兵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
爲不得已，修櫓，繕器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
後已，將不欺其心，而驥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
攻之策也。三善，此是軍法，不遠矣。對敵必攻，其攻不計白晝，不武攻不策。

故謀合戰圖勝，我爲善，就派兵開往，能與我輔助，水善，謀法自攻。

始結合鄰國和我爲難，我能立時折散他的交情，那屬次等。臨敵對陣，爭勝白刃，那屬三等，政是軍政，下政攻城，殺傷必多，真到不得已時，才走此下策。

櫓是木楯，輜輶是一種戰車，下有四輪，從中推動，可到城下，具是具備器械是兵器的總名，距離是維丁積高，推附城下，要真是攻城，就得準備以上各物。必須六個月，才會齊全。

當監帥者是性質躁急，一時忿怒。不等攻城各物準備齊全，就使士卒緣上登，像螞蟻附牆一般。那就得把士卒犧牲三分之一，如仍不能把城攻下，這真是攻城的災害呀！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善用兵的將，是計策去屈服敵人的。披人的城，不用攻戰，是拿刑威去威服敵人的。不久露師，就可把敵國說服，不和敵戰，就可把敵國滅亡。這是謀攻的好法。

如必須和敵打仗，才能解決，那麼作戰的法是這樣的。力以十倍敵人，可以圍攻。五倍敵人只可攻擊。一倍敵人，須把隊伍劃分為二，一攻一守，一正一奇。項羽長江作戰，只餘二十八騎，還不聚到一處，分兩奇正，循環相救，就可知道作戰的法術了。和敵力均須用智略把敵攻下。力不如敵，就應堅壁不出，待敵糧餉，突出猛擊，也可取勝，強弱不敵，只好守軍遷匿，待利而動。所以說小國不量力，敢和大邦為讎，沒有不遭擒淪滅的。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慮者，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韜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問三軍之政者，

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將帥是國家的輔佐，輔佐周密，那麼國必強盛。輔佐不賢，那麼國必衰弱。一國的主既把軍權委給將帥，他又去指揮軍隊必然惹出患害。就是軍該前進不令前進，該後退，不令後退，這是把軍隊繫絆住了。不知道三軍的形變，而干涉三軍的軍政，那麼軍士莫名其妙，必然發生迷惑。不知道三軍的權變，而担負三軍的責任，那麼號令呆板，軍士們必然發生疑惑。三軍既疑且惑，諸侯乘我舉動的乖錯，和我為難，這就是自己把軍政鬧亂，遂將勝敵的機會奪去了。引是奪。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處付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待以虞者勝

想知道勝敵的方法，這裏有五個。知道該戰不該的情狀，那麼可以戰勝。認識衆寡可用不可用的力量，可以戰勝。上下恨敵，勇于戰鬥，可以戰勝。虞是法度，拿我有節度的隊伍和沒有節度的隊伍交戰，可以戰勝，將既精能，主不違奪他的權柄，可以戰勝。拿這五個事情，就是知道戰勝的方法了。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知道敵人，知道自己，雖百戰也不危殆。不認識敵人的虛實，只知道自己的實力，有時可以戰勝有時還打敗仗。要是盲然作戰，既不認識敵人，也不認識自己，昏頭昏腦，只有每戰打敗了。

倭奴只知自己力強，滿望一戰而勝，却忽記了中國是個地廣民衆，泱泱大國。自今以後，倭奴忘却他是以工業立國，反把工人盡徵到前線，做工無人，必日陷于貧弱。又不知中國日臻強固，這恰合孫子所說「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至理。

軍形篇第四

形就是主客攻守設營布陣的形狀。形密必打勝仗，形疏必打敗仗。善用兵者也能變化形狀，因敵制勝。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往昔善戰的人。豫先布置周密，守備堅固，叫敵不能勝我，然後等待敵的虛懈，發兵出擊，就可戰勝敵人，不可勝是我自己的準備完善。可勝是敵人有隙可攻，所以善戰的人，他會自己修整軍實，不使敵人勝我。但敵如無可擊，也不能斷定必可戰勝敵人。他雖能知道自己的力量可以戰勝敵人，要是敵人有備，也不能強使敵人盡打敗仗。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

不可勝

先勝兵
後求戰

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不可勝是說我已準備固守。可勝是我乘隙攻擊敵人。力量不夠，可以固守，力量充裕，可以打擊。九天說天的極高，九地說地的極深，善守的人，會把軍隊密藏到極深的地下，使敵找尋不着。善攻的人，會乘敵不防，大軍驟到，像從天而下。所以守，他可自保，戰，他可克敵。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勝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我們料敵，可以戰勝，一般普通人也實看到，不算很善，兩軍交戰，破軍殺將。

不是不戰而敵，也不管很善。昔日魯齊會舉起千鈞的大鼎。那算他的力。離朱會看細微的物在百步以外。那算他的明。師曠會聽蚊行蟻步，那是他的聰，所以說只能舉起秋天的鳥毛怎能算他多力。只能看見天上的日月，怎能算他自明。只能聽到雷霆的音，怎能算他耳聰。

古人所說善戰的人，他看到敵人的敗徵發現，就能找出機會去攻擊敵人，所以能打勝仗。但他戰勝敵人還沒顯著以前，天下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沒有智名。不用血刃，敵就屈服，所以沒有勇功。

武是二惑。如我方措置得宜，乘敵可敗的機會，才去攻打他，那裏還有差忒呢？善戰的人他自己先立到不可敗的地方，碰着敵人可敗的機會，就去攻打他。這是先準備勝敵的力量，然後才去求戰。不會打仗的人，不管有實力沒實力，只管和敵人硬拚，可是他還想戰勝，那裏會靠得住呢？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

，一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善用兵的人，他能先自修治，保守法紀。所以他會辦那自己戰勝敵人的事情。兵法是用兵的法。度是丈尺。量是升斗。數是數目。稱是權衡。地生度，是測度地的形勢。度生量，是測度地形已畢，然後酌量敵我的強弱。量生數，是強弱既已酌定，然後計算敵人精劣多少的數目，數生稱是計算數目既定，然後就可稱校敵我誰勝誰敗了。稱生勝，是稱校既明，再去攻擊敵人，自然可以戰勝的。

勝兵像拿鎰去稱銖，自然重可以舉輕。敗兵像拿銖去稱鎰，自然輕不能舉重，二十兩爲鎰。二十四兩銖爲兩。

善打勝仗的人，他使民和敵人作戰，用的方法，是乘敵不備，掩敵不意，

確實空虛等語，就像決開山上積存的水，放到千仞的懸谷裏，誰會把他擋住呢？八尺為仞。

兵勢篇第五

兩陣對壘，各估兵勢。乘險攻門，就像板上走丸一般，兵勢不過奇正，當將帥者，應特別注意。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合正，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

合以奇
勝

本段
未完

之無端，孰能窮之。

分是隊伍。數是數目，孫子說：治理得法的隊伍像治理很多少的一般，因為穿窬明白的緣故。分數明白，節節統轄，所以管理就容易了。形是陣形。名是旌旗。使很多士卒和敵鬥爭，像是使少數人一般。因為陣形既布，旌旗既設，兵自爲戰，雖兵百萬如指揮一夫，這是用衆的方法。

當敵的是正兵，旁出的爲奇兵，前後左右都能互應，就可常勝不敗。調令三軍，不打敗仗，因為能用奇正的緣故。

礮是石，卵是雞子，虛是空虛，實是充實。以兵隨敵，像拿石投擲到雞子上邊，因為以實擊虛的緣故。

凡猝以正當敵，另用奇兵從旁突擊。善出奇者是忽動忽靜，像天地沒有窮盡。應變出奇，像江河沒有乾竭。終而復始，像日月來，月往日來一般。死而復生，像春夏秋冬的盛衰一般。

宮商角徵羽，是五聲。青黃赤白黑，是五色。酸辛鹹甘苦，是五味。五聲

的變化，聽也聽不完。五色的變化，看也看不完，五味的變化，嘗也嘗不完。作戰的兵勢只奇正二種。奇正的變化，也是沒有窮極的。奇正相生，有時變化爲正，有時正變爲奇，變化相生，像循環沒有本末，誰會去窮詰他呢？

激水之疾，是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水性柔弱，要是激發起來，反會把很重的石頭漂轉，那是水勢峻險的緣故。像鷹鷂一類的鷲鳥，擊殺飛禽，會使敵方毀壞折傷，因爲他搏擊有節制的緣故。善戰者，他站的地勢就很險峻，一發就會殺人。短是近。節是斷。短近就是說來勢很遠，到擊殺的時候反很近。彊音雷。彊是張開，弩是窩弓，就是有臂的弓張弩是把弓張開。已打仗的時候如能疾速，就易奏捷。要是行走不速，奮擊不近，就不能克敵全勝了。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紛紛旌旗飄動的像。紘紘士卒素多的貌。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像是很亂。但是法令素定，各守分數，他實在却是不亂。渾渾是車輪轉行，沌沌是步驟奔跑。看他行列縱橫，圓而不方，像是顯出敗樣，然而號令齊整，實際上，仍是不可把他打敗的。

想裝紊亂的樣子去誘惑敵人必須先治理的井井有條然後才會裝亂。想裝怯懦的樣子去窺伺敵人，必須先練成強勇，然後才會裝怯，想裝衰弱的樣子去激起敵人的驕氣必須先練成堅強，然後才能裝弱。

或治或亂，在他的分數明暗。或勇或怯，在他的兵勢平險。或強或弱，在他的形狀表現。善動敵者，他要把形狀露出，敵就會跟從他，他要把東西給敵

敵就去取他。但是拿利益去引誘敵人，必須豫先將士卒布置妥善，一使有機可乘，就可立時猛擊了。

任勢
擇人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善戰者，只求形勢，看見有利，趕緊發動，不專責備師衆。所以說他會簡擇才能的人去用他。又會任自然形勢去勝敵。任勢的人他去作戰，像轉動木石一般，木石的性質不動就靜。投到危險地方，就動。投到方正的地方，就止。投到圓斜的地方就行。所以善戰者去任勢，就像轉圓石于千仞的山上。峻坂走石，必然急速，這就是任勢的證據。

虛實篇第六

善戰者，以虛爲實，善戰者，以實爲虛。實是充實，虛是空虛。山

而不致人
子而致人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和敵作戰先處到有形勢的戰地，等待敵人自然先有準備，士馬安佚。要是叫敵先處到便利的地方，我才趕去，那麼士馬自然要勞倦的，所以善戰者能使敵來就我，決不可往從敵人。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敵來就我，是我拿利去引誘他。敵不攻我，是我先犧牲要害了。攻敵不意，擊敵不備，擊敵不備，使敵不得安佚，絕敵糧道，焚敵積聚，使敵受飢受餓。並且攻敵所愛惜的地方，使他出救，以動搖他。攻擊敵所必往的地方，敵必敗北。我是主動。敵是被動，我就可常獲勝利了。

現在我所採的游擊戰術，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使敵疲於奔命。截敵輜重，燒敵糧草，使敵飢荒。敵少我擊，敵駐我擾，使不得安居，就是深得孫子用兵的秘訣。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行千里而不勞，是出空擊虛。行于沒人的地方，攻擊必取，是聲東擊西，誘前襲後，像韓信兵陳臨晉，反從夏陽木罌渡軍，以破敵人，就是攻敵所不守。善守者藏到九地下邊，使敵不測，像周亞夫擊殺七國于冒邑，擊東南而備西，北，就是守其所不攻。

善攻的人，機密不洩，敵無法防守。善守的人，防備周全，敵無法來攻。

靜守微妙難見，就同無形。攻擊神奇莫測，就同無聲。所以能管制敵人的生命。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攻擊敵人，敵不能抵禦，是我乘虛去攻擊的緣故。我兵退回，敵不來追我，還壁迅速的緣故。

我爲主動，敵爲被動。我想戰，敵雖築高牆掘深壕，我攻擊他所愛惜的地方，他不得不去救。我不想戰，就是拿物割地爲城防，敵也不來攻。像漢李廣縱馬卸鞍，匈奴遲疑不攻。就是例子。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

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敵形露出，我形潛藏，敵必分兵以備我，那麼我力量集中，敵的力量分散，一喜爲一，力量充足，敵分爲十，力量分散，最我拿十分的力量去攻擊敵一分的力量，自然我衆敵少。和敵作戰，自然用力少收功多。我方舉動秘密，敵不和我攻擊他那個地方，自然須處處防備，他的戰團方，當然是要減少。又防備前邊，後邊的兵力必少，防備後邊，前邊的兵力必少，防備左邊，右邊的兵力必少，防備右邊，左邊的兵力必少。沒有地方不防備，就沒有趣的兵力不少。兵力少者，是防備敵人的地方太多。兵力衆者，是使敵人防備我的地方太多。

和倭奴作戰，把敵人的戰綫引長到千萬里，敵兵分開，自然力難集中。我處處都可給敵以打擊，也就是採用兵法上我專敵分的辦法。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

而戰地，作戰的地方，能以知道，作戰的日期，能以知道，就可千里和敵人打仗。首戰，要是不曉得對軍交戰的地方和日期，那敵敵成主動，我成被動，就陷入混亂狀態。前後左右，不會相救，况首尾相隔千里或數里，那起發沒有辦法。孫子是獻兵書給吳王，當時吳越爲敵國，以吾度之，就是孫子自說，以我度量越兵雖多，如菜不知道相救的戰術，也是沒有用處的。越兵雖多，我能多設變謀，把他力量分開，使他不敢和我爭鬥，就算我的軍隊先勝他了。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不可窺，知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策度敵人的軍情，就可以知道敵方動靜的道理。我多方擾亂敵人，看他應我的形狀，就可以知道他死生的地方，然後去制服他。角是角量，把敵我的實力三角量，就知道誰的力量強，誰的力量不足。

兵的形容是有形可窺的。但是變化玄妙，使敵看不出來。一到無形，那麼就是很有本領間諜，也窺察不着。很會謀料的智士，也不會害我。軍機尚密，固敵人的形狀顯露出來，遂佈置兵衆把敵打敗，人都知道我的士卒把敵人打敗，可是不能知道我怎樣把敵打敗，戰勝敵人的方法是隨機應變的，用一次不再

復用。可是因敵顯露出來的形狀去制勝他，我的方法是沒有窮盡的。岳武穆說：「避用之妙，在於一心，就是這個道理。」

夫異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月有短長，月有死生。

兵形像水流一般，水流是躲避高處，流到低處，兵的形狀，是避敵充實，擊敵空虛。水是因地的高低向前流去，兵是因敵的強弱給以打擊。所以乘敵可擊的勢，沒有一定，也和水沒有常形相同。隨敵的形狀變化把他打敗，就像神兵從天上降下一般。

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是輪流生旺，沒有常處。春夏秋冬的四時，是互為替代，沒有定位。夏日晝長，冬日晝短。朔日月看不着，像死了，望日月輪飽滿。

像生了。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表明兵勢是無定的證見。

軍爭篇第七

爭是爭利，得利就勝。應當審明輕重，計劃迂直，不可使敵乘我的疲勞，

來圍我。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也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用兵的方法，當將帥的，受了國主的命令，使他誘敵隊使衆陷於多事，兩軍相對去駐紮那裏。軍門是和門，舍是住止。兩軍相距很近，隅或接觸，就發生變化。所以說軍爭爲最難。因爲兵行詭道，必須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所以軍爭爲最難。

迂曲道路，是遲延前進。敵意怠惰，又拿利益去誑誘他，然後倍道兼程，出敵不意，反先敵人而到，這才算知道迂直的計劃的。所以軍爭善者就可打勝仗，不善者，就要打敗仗。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當出發時士卒和輜重並重。要是舉全軍前行，和敵人爭利，必因輜重的牽累，行路遲緩。要是單單率領士卒，輕師前往。又怕敵人乘虛抄絕後路，輜重是都行棄捐的。所以和敵爭利必須把甲冑捲束着，向前飛跑，不管白天，不管黑夜，連休息也不休息才行。但是遠在百里和敵人爭利，敵若偵知，在半途截擊，那麼三軍的將帥也要遭敵擒拿的危險。像秦伯襲鄭，三帥被第三國的晉人

拿住，就是明證。

勁是強健了，罷是疲也。一天倍道走了百里，自然是強健的先到，疲憊的在後。軍隊裏邊強健的少，疲憊的多，按理十分才能到一分。

蹶是挫敗，五十里和敵人爭利，較量奔跑百里，減少大半，軍隊可以一半走到，並且仍要敗挫的。惟使軍隊在三十里內和敵人爭利，道路不遠，隊伍可以到三分之二，所以沒有死敗。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候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輜重是器。衣裝。委積是芻草一類的東西。軍隊沒有輜重；沒有糧食，沒有委積，都是取亡的道理。諸侯指敵人。不知道敵人的謀略，就不能豫先和鄰國結交，使作我的聲援。

崇高的是山。樹多的是林。坑峻的是險。一高一下是阻。有水草的是濕。水聚不流的是澤。像這形狀，要是不知道，就不能行軍。鄉導是用戰地的鄉人去引路。要不用鄉人去領路，就難得道路的便利。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用兵要在詐敵，才可戰勝，見利才動，不可妄發。一分一合，作為變化的形狀。所以行軍有時迅疾如風，有時徐緩如林。侵敵奪物，像火的猛烈，駐紮不動，像山的安穩，不可測知。像陰黑難辨天象，發動疾快像雷霆不及掩耳。抄掠敵人的財物，須分給衆人，不可獨享。開闢土地，須分割有功的人。權是量。秤懸權而動，是秤起敵我的輕重參差才發動。凡軍爭的必先能知道計測遠

近迂直，然後可以戰勝，這就是軍爭的法則。

四〇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軍政是古來的兵書。鼓是鼓擊，鐸是金鈺。軍隊人多，說話聽不着，拿鼓鐸來代替說話。相距很遠，眼看不着，拿旌旗來指揮。金和旌旗，就是來齊一衆人耳目的。大家既聽一個號令，鼓響就須前進，金鳴就須停止。應右就向右，應左就向左。不得劃分勇怯任意進退。

火鼓用在夜間以一視聽，旌旗用在晝間以作指揮。火鼓旌旗，都是使軍士耳目跟隨着變的。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情，暮氣

治氣治
心治力

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奪氣是奪了敵人的銳氣。軍隊所仗恃的是氣，氣一頹喪，就打敗仗。左氏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就是奪氣的明證。激怒敵人，使他憤恨，搆毀敵人，使他混亂，離間親近，使他疏遠，都是奪氣的辦法。朝氣是初發生的氣，很清新銳利。晝氣是再作的氣，漸久怠。暮氣是衰竭的氣，懈怠想歸。不堪再戰。

善用兵的人，當敵氣銳，就堅守不和他戰。等敵情歸的氣顯露再出兵攻擊他。這是治氣的方法。調治我心，等敵變亂，安靜固守，等敵喧譁，這是治心的方法。我在近處，等敵遠來，我處閒佚，等敵疲勞，我軍充飽，等敵飢餓。這是治力的方法。

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正正是整齊，堂堂是極大。這是這擊敵人正正的旗堂堂的陣，他並不懼怕，就不要去逆擊他。恐中他的詭計。這是作戰變逆的辦法。向是仰上，背是倚靠。逆是迎接。敵據着山陵，有滾石下墮的危險，不可仰攻他。敵靠土邱，下來求戰，由下上登，力易疲乏不當去迎接作戰。北是奔走，敵我正戰，衰氣並沒發生，驟然後退，必是裝敗，另有埋伏，應令士卒不准追逐，免中敵人的詭計。銳卒是輕銳的卒，氣饒正盛，不要攻他。餌兵是以小利來喂我的兵，不要取食。歸師是窮寇退避，人抱死心，不要遏他。圍擊敵人，必圍繞三面，留闕一面，使敵守心不固，容易攻下。窮寇勿迫，就是說敵打敗仗，無路可走，不要迫近他，使他和我們死拚。這都是用兵的方法。

九變篇第八

變是不拘常法，九是數的極致。或說：指九地的變化。亦通。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

凡用兵的方法。當將帥的受了國主的命令去統領軍隊聚合士卒。行軍的時候，碰着低下的圯地，不可駐紮。碰着四通八通的衢地，須結交他國諸侯，作我的聲援；碰着無路可通的絕地，不可淹留；碰着敵可往來我難出入的圍地，當設奇謀，不使敵把我圍住。碰着前後有礙的死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只有和敵開

仗。

途是路，由是從。行軍碰着險狹的路。須防中了敵人的埋伏。敵軍雖有可乘的機會，但攻下利輕害重，就可以不攻他。敵人城池小而堅固，就不要攻他。有的地方得了難守，失了無害，就不要和敵爭奪。

以上九地的變化，當將帥的如果不通，雖知道地的形狀，但心中沒有變化，那會獲得地的利益呢！

術是方法。五利指道路雖近。怕中埋伏，不去攻擊。險運勢孤，前無後援，不去攻擊。城池雖可下，但糧充士奮，不去攻擊。地雖可爭，但得而難守，不去攻擊。主命雖可從，但由中出，怕受牽制，不去聽從。這就是五利。治兵要不知道九變的方法：只知道五利，也必敗軍傷士，難得人的用處的。

是故知軍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患而務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

恃吾不
可攻不

覆，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有智謀的人去用兵，首貴思慮。雖處利地，還要思有沒有患害，雖處害地，還要思有沒有利益，那麼擾雜敵人的利益。後來加以計較，自然可以趨利而除害了。

我前屈服諸侯，是會乘他的閒隙去攻襲他，能以事勞役他，能以利引誘他，所以用兵，不要使敵人不能攻我，必須使恃我有實力，去抵抗他，不要使恃敵不攻我，必須使恃我有準備，敵不致攻。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當將帥的有五個危險的事。勇而無謀，只會死鬥，如中計計必有被殺的危

險，貪生怕死，見利不進，必有被廢的危險。性質好怒，不計利害，必有受侮的危險。官幹清潔，太重廉名，必有垢辱的危險，仁人愛民，惟怕殺傷，敵攻所愛，勢要與救，必有煩勞的危險。良將可不是這樣，見可就進，見否就退，動靜自主，所以常立到不敗的地方。以上這五個危險的事，是將帥的過失，用兵的災害。軍隊被人覆滅。將帥被人殺戮，都是受了這五害的促使，不可不加以考察呀！

行軍篇第九

知道九地的變化，然後可以據地的便利，察敵的隱情，去行軍了。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

凡駐紮軍隊，當絕山跨山，依谷傍谷。跨出可免後患，依谷當有水草。絕是度，依是附生是向陽。高是高阜。視生處高，就是須處高而向陽。隆是崇隆。

，至是上。戰區無登，就是敵人從高處下來攻擊我不可迎敵。這是處山近敵的方法。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

絕水而渡，駐紮營，必須鉅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沒有障礙。客若敵人，要是敵人渡水前來攻擊，我不可迎敵于水裏，必等敵一半過水，行列不定，首尾不接，派隊接擊之，必勝。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想和敵作戰，不可附水去迎敵，怕敵生疑，不敢渡水。水上行軍，也當向陽，高下處敵人下流，怕敵用水灌，或投毒上流。這是處軍水上的方法。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斥澤鹹鹵的地，不生五穀。敵同急。渡過斥澤的地，應該速去不可久留。要是和敵人在那裏交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這是處軍斥澤的方法。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原曠野的地，便利車騎，必擇那坦易平穩的地方去駐軍，凡人作事，以右邊爲利，所以當右邊靠著高處。前死指戰地，後生指闕阜。這是處軍平陸的方法。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

四軍指出，水、斥澤、平澤。兵法始于黃帝。當時諸侯均稱帝，故四帝就是戰勝了四方的諸侯。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

謂必勝。

山南是陽，山北是陰。水北是陽，水南是陰。處陽明暢，所以貴陽，處陰晦暗，所以賤陰。養生是向水草，可以放牧。處實是利糧道，可以固守。軍隊百疾不生，所以說必可勝利。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隄防是積土防水用的。行軍遇着邱陵隄防，雖非很高，也當前向明，右靠高，以爲險固。這是行兵的順利，並是得地的幫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遇溪澗河流，水上有沫，這是上流有雨，怕水暴漲。必等沫盡水定，才可涉濟。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前隊險峻，亦橫邊，是絕調。四面很闊，湖流流入，是天井。三面高峻

易入難出，是天牢。草木密茂，刀鎗受礙，是天關。山下污澤，軍機不通，

是天陷。兩山相口，河道狹窄，是天隙。這是行軍的六害，應趕緊離去，不要

近也，迎是向，背是背，我遠之向之，可越此自由，敵近之倚之，必舉動有阻

併我利敵兇

軍旁有險阻蔭漬，井生葭草，山林翳蒼，必謹覆索之。此

伏奸之所害處也。

軍旁有軍的傍邊，險濕險峻，阻是多水，蔭指葭草，漬指蔭漬，井是低下

的處子，蔭指是蔭草叢生，山林指叢木。蔭指葭草木，葭草，可以在駐軍的

旁邊，蔭草叢生，必須跟蹤去反後搜索，所怕的是中敵的埋伏。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

備，居難易，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

。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軍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肉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屢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敵離我近，却很安靜，那是他有險峻可倚，敵把軍隊撤的很遠，派少數隊

伍前來挑撥叫罵，那是他準備充實，想和我作戰的緣故，敵不居險要，反屬平易的地方。必是地多便利的緣故。

登高望敵方，樹木動搖，必是砍木除道向我邊來了。結草掩蔽，是使我生疑的。鳥方平飛，忽而高起，是下有伏兵的象徵。獸忽驚駭，必是敵人來掩襲。塵土高銳，必是軍來。塵土低廣，必是徒來。塵土散亂條貫，必是採樵。塵土很少，往來不斷，必是遣輕騎。察視地形，安定營盤的，敵使前來。詞語謙卑，派間偵探，敵兵增補，那是來攻的表示。說語詭詐，驅軍進迫，那是敵退的表示。敵令輕車駛到陣旁，那是排陣的表示。

敵驟來請和，必有姦謀，不可不防。兵士行走很快，並陳列兵車，那是約期求戰的。詐爲亂形，一進一退，那是誘我進攻的。兵士倚靠矛戟，那是腹裏飢餓了。兵士打水在擲先飲，那是腹裏渴了。敵人看見我有便利可乘不能進擊，那是他疲勞了。鳥集敵營那是敵去壘空了。敵營夜間喧嘩，那是恐懼，害怕軍隊擾亂，那是將帥沒威可畏，旌旗東觸西傾，那是步伍雜亂。軍吏惱怒，那

是人人疲倦。

粟馬以糧穀喂馬。肉食是殺牛馬褻士。軍中缸都打破，不降他的駐紮地點，那是敵寇窮追了。諄諄是說話重覆。禽翁是顛倒失次。徐言與人是無振作的氣。勢窮怕叛，所以屢賞。力困難用，所以數罰。先暴虐官兵，然後叫畏懼他，那是主將的粗疏。遣質來謝，那是休兵的表示。盛怒出陣久不交刃，又不解去。恐怕敵有奇伏，等待發作。必須謹慎窺察，免中敵計。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和敵的兵力相等，不能用武前進，不必另請援軍，只要在廝養裏挑選敢戰的人，就可以破敵。如不是這樣，一點謀慮也無，反輕敵猛進，那麼不惜大敗，並要有被擒的事情。左傳說『蜂虿有毒而况國乎』，就是說小敵也不可輕

兵不貴多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士卒常使親附，如有違法，也當加以刑罰。施以仁恩，令他親附，加以武威，令他知法，然後士卒爲用，就可取勝了。

無道而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威令素行，然後教民打仗，民自然服從。要不然的話，民就不服了。因爲威令素行，要和衆相親，他的自然沒有不聽順的緣故。

地形篇第十

要和敵人作戰，應當知道地利的險隘，和支挂的形狀。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行者，先居高陽，

利糧道以戰不助利，可以往，難以返，自挂。形者，敵無備，出種勝攻，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兼襲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其衝擊之。天利，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無從，不盈而避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勿擊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責任，不可不察。

遠形者，應先據着等待敵方並防備敵人斷絕我的糧道。網羅的地，往必挂節，是以有固無備，懸勝算的。

蔣委員長在談戰略時說：敵人必敗，有幾句話：「敵人雖已自陷于孫子所稱的一種『死地』，對其進，其所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的地步了。」

兩軍相持的地，是支地。我不可先去攻人，等敵來攻，我候其半出，然後發兵去打擊他，那是很好的辦法。

兩山通一谷，是險形。應該把士兵陳滿到裏頭，等待敵人。要是敵先開到裏頭，實而有備，就不可去逐討他。

山川邱陵的地，是險形。要是敵人先據佔着，就引去，不可和他爭利。

營壘相對，勢均力敵。我去挑戰，是且驚遠路，以勞交佚，那能戰勝呢！凡這六種地形，當將帥者，應當詳細考察才好。

敵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死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擊十自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太吏怒而不服，遇敵對陣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

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和敵人勢均力敵，不揣自己力量，冒然以一擊十，必然一戰敗走。軍吏不能管束士卒是法紀廢弛也。可是士卒素乏訓練，吏強獨戰也必然要打敗仗的。大吏是小將。如因忿怒敵人打仗，當元帥者也不曉得會戰勝不會，必遭崩壞，當元帥者，性質很弱，號令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無有節次，那是自亂他的軍隊，當元帥者，又不量力，又不選擇精銳兵衆去打先鋒，那是自取敗北，凡這六敗，當將帥者是不可不加考察的。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行軍以仁義節制爲本，地形可以爲行軍的幫助，行軍須料敵致勝，地形須

唯民是
俟

知道險阻遠近，那是上將的責任。知道這道理，就可打勝仗。不知道這道理，
就就要打敗仗。

魏、趙道兩邊兵船說的話，不戰不戰，想這道理，不替性命，只求保民避禍國，
也進軍不是有名。不戰不是謀罪，才是國家的重責。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

平素待士卒如待嬰兒一般，叫他同我跑下深溝，他們也不怕的。平素待士
卒如待愛子一般，叫他同我戀戀，這也必然樂意的。要是秦日待士卒很有恩惠
，你不會使他，秦日待士卒很有恩愛，你不會令他，士卒違法亂紀，你不會治
他。比如養成驕子，還有什麼用處呢？

此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

知己
不勝
乃知

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知道用兵的人，要得知敵知卒，並知地利，只知己不知敵，有一半勝利。

只知敵不知己，有一半勝利，知敵知己，如不知地形，也有一半勝利所以真能知道用兵的人，不妄動一動決不會迷的，不輕舉一舉，決不會困的，所以說。知道敵，知道己，戰勝了，沒有危殆，知道天，知道地，戰勝了，很是安全。

九地篇十

用兵的通有九種。要能辨別地利的利害，才能戰勝敵人。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來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用兵的地有九，諸侯在他境內和敵人作戰，士卒戀他的家鄉，常有潰散的心。那是散地。初入敵人境裏，士卒重進輕退，那是輕地。敵我佔着，都有利的，那是爭地，敵我都可來往的地，那是交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如先開到那裏，可以得天下的幫助，那是衢地。深入到敵國，距離自己的城邑遠了，士卒知道退還不易，那是重地。遇着難行的艱險道路，毀壞很多，那是圯地。入路狹隘，出路曲折，敵人以小兵就可攻擊我的衆卒，那是圍地。糧絕而敵到，

不趕緊和敵死戰，就要喪亡，那是死地。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所以敵地不可輕敵。輕地不可留駐，爭地不可攻擊。交地不可阻擋。衢地須遣使求和。重地須因糧于敵。圯地應迅速離去。圍地應伺隙突出。死地應併力決戰。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善用兵者，開入敵境，按着九地的變化，派兵衝擊，擾亂敵眾。然後合于利，就和敵決戰，不合于利，就止軍不戰。

敵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謂攻之速，將又極速，當如何對付呢？

、管說：「便地、搶積地、交通順利，這三者都是敵所愛惜的。我要把他奪了，那麼敵退走無路，就可聽我擺佈了。但是兵貴神速，應求敵不備，從敵不虞，攻敵不戒，才可以奪敵所愛。」

我們第三期抗戰，採的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就是要毀敵便地，燬敵儲蓄，破壞交通，和奪積原理，很是適合。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言而信，不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六、凡攻敵之道理，深入敵境，士卒心寒，因為子敵軍的充足，無懈力，

二、無暇。使疲勞，不用智謀，使敵軍測，投部兵士到危險的地方，使進有生路，退只

二、無暇。死。兵士自然死戰，不顧奔北，俗語說：「敵因透門烏窮就豚，人到必死的地

二、無暇。自然要竭盡力量，就是陷落危險，也沒有懼怕之心了。

二、無暇。凡將士走到沒路可走的地方，無心必然堅固，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入

二、無暇。深討賊候左右前後盡是敵人，就像拘禁一般，還到不得已，只有戰才是生路。

二、無暇。自然要相救決鬥，所以士卒不待發誓，他自說誓，不待收察，他自合意，

二、無暇。不待命令，他自發誓，又有一事須注意的，就是發誓去後，免亂軍心，雖使他

也。言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著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翽之勇也。

士卒顧慮財貨。就想偷生，顧慮生路，就無死志。所以赴軍殺敵，先要把各人的財貨燒掉，使人人抱犧牲的決心，並不是憎惡財壽，那是迫于不得已呀！所以令發那一天，士卒棄財和命，都具必死之心，反要感動流淚。但不論你派他們到那裏去，他們盡能像專諸曹翹，勇往直前了。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

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善用兵者，比如羣然。率然是常山土酋長蛇。不論擊打他，士氣，他都會響應，都會相救。

問用兵可像羣然嗎？

答說：那是可以的。相那吳人和越人，是相厭惡的，可是當同坐一舟，忽遇大風，他們互相救助，反像左右手一般。

把馬拴着，把輪埋着，未見得就可仗恃。戰的士兵，使他整齊如一個人，才是行軍的道。所以善用兵者，調領三軍，如牽一夫的手，因為把他們投置於無可往的處所，不得不順從命令呀！

當將帥的去運用軍隊，凡謀事須安靜幽深，使人莫測。緝下須公正整治，

使人不敢慢。

民可和他樂成，不可和他慮始。凡謀劃沒成，不可叫他知道。密來所行的事，所用人的謀，都改換過使他們不能認識。因為「將術以不窮爲奇」的緣故。

駐軍須舍險而易居，襲敵須舍近而行遠。不使士卒知我的計慮，「兵貴詭道」，不僅哄敵，就是我的士卒，也要使他莫名其妙才好。

當元帥者運用軍隊，像使攀登高處把梯去了。和士卒深入諸侯之境，然後隨事應變，發其戰機，使不得不戰。如孟明、焚舟以勝晉，項羽破釜以勝秦，都是實例。焚舟破釜，是表示不勝就死，以堅士卒殺敵的心，像驅逐羣羊，誰還敢逃抗命令呢？聚積三軍，投置到心驚的險難地上，這才是當將帥的戰術。

九地的變化，不可拘泥，要得知道變通，可屈就屈，可伸就伸，這是人情的常態，不可不去考察的。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險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

先動兵者是客。當客的道理，入深自然心專。入淺自然心散。離開本國超過第三國，那是危絕的地。馳道四通，那是圍地。入深心不散亂，那是重地。入淺士卒思歸，那是淺地。前狹後險，進退不易，那是圍地。前後左右沒有出路，那是死地。

所以散地應集人聚谷，依險設伏，攻敵不意不叫士卒散走，輕地應都伍營

地，密近聯屬，以便相救。爭地應從後疾趨把他佔據，交地應謹守壁壘，斷敵通道，密地應結交諸侯，使他牢固，重地應取之于敵，使食糧乏，圯地應乘速渡過，早就坦途，圍地應把敵誘我的關口塞住，以一士心，死地應將不力戰就死的話，去激勵士衆，所以士兵的情狀，敵圍困我，必同心抵禦。到不得已時，必然奮鬥，深陷危難，就沒有不從我的指揮了。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得軍。不脩鄉道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

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於應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不用瞭瞭的計策，不用預方的活套，不知地形的險奧者不能行軍，不用導者，不能熟知地利，固是守軍應有的利害。兵一經不卸，就將全勝，那就不是霸王之兵了。

相那霸王，行軍一發萬里，會他軍去分路多處，一若聚會，威名煊赫，震動敵國，使旁觀恐懼，不敢兵和他結交。前已陷于孤立，我就不再結鄰援，不蓄權許，也可伸展我的志向。把威力壓倒敵人。所以攻他城，就可拔他的城，滅他國就可勝他國了。

賞不拘常法，令不守常政，賞罰分明，用三軍之衆，就如使一人一樣。令士卒去戰鬥，不必告以權許。令士卒去送利，不必告以允害。地雖亡地，力戰就可不亡。地雖死地，死戰就可不死。像韓信水上軍就是置之死地而後

生的例子。

士卒既陷危難，然後士卒心專。或勝或敗，就看他的士卒用命不用命罷了。用兵之法，當順着敵人的意思，敵想進，就透他前進，敵想退就緩之使退，想恃強，凌我，就故意示怯，然後設計用奇，乘隙而攻，併全力以向敵人，就是相隔千里，也可以把他的大將殺了。這真是巧能成事。

這次倭寇來犯，我 蔣委員長所用的持久戰略，也就是詐敗以驕敵，等敵筋疲力盡，最後總攻，必可使倭奴片甲不剩啊！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處女脫兔

持久戰略

發動軍事那天，就先把國門平了，不准往來，以爲開關之預入。折斷符信，

以至假冒竄探，交通使節，以免測我虛實。在歸廟以上，把兵士議好，一旦敵有間隙，就急速攻入，首先將我所愛的地奪了，可是我奪取便地，敵要不到，雖佔着也是無用。必須從遠處要取拿那片地的意思，誘之使至。然後循規蹈矩，等機會一到，立時和他決戰，這樣才上來我像處女那樣柔弱。小敵人得意，把間隙之門開了，我就像兔之脫走，猛烈衝殺，敵那得不敗呢？

火攻篇十二

用火攻謀，當派奸細去察看。知那道路的遠近，地理的險易，必須熟悉才可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火人是把別人燒毀。火積是把別人的積蓄燒毀。火輜是把敵人的輜重燒毀。火庫是把敵人的倉庫燒毀。火隊是把敵人的隊伍燒毀。

發火必須因天旱，或是燥風，又必須有奸細，烟火指火箭，火香，火兵，火獸，火器，火盜，火毒，一類的東西，必須親自準備好。發火不可妄發，必須有時，要天氣乾燥，有日，要月宿在雲雲裂軫。國宿宮風，月宿必起。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火攻當有五火變亂的形狀，我以兵去擊應他。敵營火起，趕速在外響應他，可以內外夾攻。要是火發了，敵人安靜不動，必是防備，須等他動化，不可

就去攻他。乘火而攻，有利就攻。無利就不攻。要攻就當在草澤裏，那麼就可
在外邊乘時發火，自然會越燒越頭口。火燒上風，會燒上風進攻。風在雲起，
照例到夜才止，風在夜起，照例到晝才止，這理也當知道。

凡行軍必須知道五火的變化，推四至的度數，嚴密守備，以防敵人的來攻，
不可只想攻敵，就算你的計劃完善了。

用火助攻，可以取勝。用火助攻，只強遠而弱道，和隔斷救援。不能像火
攻可以奪敵險要，所以火攻的力量比水攻爲大。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
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
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
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非利不
動

不可因
怒與
師

用火攻水，要是不懂得有功的人，難以賞賜，三軍聽用命，當然有凶咎的。一起罷名，時時有。可也節制事小，壞事事大。所以明主對於此事，必加以謀慮，已將對於這，必加以謀慮。

凡用火攻，殺傷太多，與是沒有萬全的大利，不可火攻，沒有土地的佔得，不可火攻，不是危險，迫不得已不可火攻。

主將不可因一己的忿怒，與師。必須利國利民，才可發動戰爭。否則就常止住。因為人怒了還可喜歡，惱了還可欣悅可是國亡了，就不能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所以主將都常謹慎爭奇，警戒着，不要隨便與師。這才是安國全軍的道理啊！

用間篇第十三

問是嫌疑，派人探敵的嫌疑去探察敵情，五間都起，固然很好，但五者尤以反間為重要。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儉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勳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大都興師十萬，遠征一千里，百姓的費用，公家的化消，每天就得千金。又加以內外騷動，疲勞道路，無工夫經營他們的事業的，就有七十萬家。相持幾年，不能解決，公私的費用，又難以敷計了。要不此之愛惜，反愛惜儉祿和白金，不預備兵，偵察敵情，以制我行軍，這就未免太不仁了。賢明主將，他能以敵情說功，全用爲他謀先知的。他的先知從那課來呢？就因爲他能用間諜的緣故。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生間者，反報也。

五間循環使用，旁人莫能測其玄妙，這就是神紀。這就是重寶。內間是就敵的鄉人裏他鄉的來裏虛實者，用內間者，內間是就敵的官吏裏怨望或隱恨者，用內間者，反間是就敵人派來間諜，給以厚賂，使爲我用，或示以僞情，縱絕妄報者，用內間者。死間是伴以虛假的事，令吾間傳於敵間者，用作間諜，生間是選擇智勇，能察虛實，能以報我者，用生間者。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貴。微哉微

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三軍之衆，個個親臨，對於間者以必腹相委。所以甚爲親密。不賞以賞祿，怕他反爲敵用洩我真情，所以賞賚厚于間，出口入耳，三人間知，所以事莫密于間。間諜既這樣重要，要不是聖通智明，難以用間，要不是仁愛義斷，難以使間，要不是用意精微，難得真情，當妙呀！微妙呀！軍事不論大小，要想先知，是非用間不可的。

間事沒發，有人聽說就把間者來報告的人一律處死。因爲間事尚密，不得不殺掉以滅口的緣故。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素知之。

想擊破敵軍，攻城殺人，必須先派間諜把敵人的守將和左右人等姓名，查尋出來，以便調遣兵將。

必索敵人之間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查搜敵間，給以厚利，並給以住所，他感激我，或以敵情相告，或以假事報敵，那麼敵奸就可作我的反間了。因敵間和我發生好感，必將敵的鄉人和官人的性情相告，我就用他去勾引鄉間內間或設法結識鄉間內間，那麼鄉間內間就可爲我使用了。因反間和鄉間內間的傳達敵情，就可看機會，拿虛假的事去誑敵，那麼死間就可遣往了。根據反間等的報密，就可派智能的往察敵情，那麼生間就可以如期來往了。

五間循環相用的事，當國主者必須知道。但反間是五間備用的根本，所以對於反間，尤當格外厚待。

軍所持
而動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伊摯呂牙都具有聖哲的德，伊摯就是伊尹，他曾五次就桀。居官，後來助商湯伐桀成功。呂牙就是姜太公，起初也是臣殷，後來助周伐紂成功。所以賢主將能以上智的人作間諜，必然很容易成大功。這是用兵的要道，調傾三軍必須依靠他來發動的呀！

民國三十一年元月再版

註釋
孫子兵法十三篇 卷一

定價大洋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註釋者 韓一

西安南院門電話

出版者 大東書

發行者 大東書

代售者 各大書局

西安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審字九七號許可證

